

(奇人卷)



世界科幻名著 故事精华本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世界科幻名著故事精华本

(奇人卷)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津新登字(90)010号

编委会	李红	李全柱	胡均
	文静	远方	洪运
	夏草	初章	乔鸿

世界科幻名著故事精华本(奇人卷)

责任编辑 刘永生

* * *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邮政编码:300192)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河北省霸州市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32 印张 12 字数 270(千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33-0812-6

Z·147 定价 12元

目 录

飞人	(1)
两栖人	(91)
人造人	(183)
大西洋底人	(293)
两面人	(339)

飞

人

原著：[日] 宫城野矢
编译：李全柱

1. 秘密学校

阿里埃尔在自己小房间的低矮窗子旁席地而坐。窗户朝着死气沉沉的院子，地面上寸草不生，像是被阴森森的监狱高墙圈起来的沙漠的一角。如果不是棕榈树高出了平平的房顶，谁也想不到这所学校竟然座落在草木茂密的花园里。校园里一片死寂，偶而有教师或训导走过，踩得砾石沙沙作响，这才算有了点儿动静。

印度南部马德拉斯城郊的这所名叫丹达拉特的学校，是所秘密学校，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的年仅8岁，有的却是成年的青年男女。这些学生说起话来悄声细语，而且经常一声不吭，在他们眼神中也看不出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在他们刚入学后就被训导和教师用五花八门的方法手段给根除了。学校的教师和训导也形形色色，有印度教的婆罗门，有催眠师，还有来自欧洲——多半是英国的通灵术家。

阿里埃尔身材魁梧，一头浅发，年纪在18岁上下。浅灰色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表明他是欧洲人，一张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型的面孔像假面具一样一动不动，毫无表情。他呆呆地望着窗户，苦思冥想。学监强迫学生每天黄昏要回想一天之内所发生的事，进行忏悔。

这一天，阿里埃尔同往常一样，天一亮就醒了。梳洗后做过晨祷，就上大饭厅去吃早饭——几块烤面饼、一把根本不能吃的炸花生米和一碗水。

训导像往常一样用阴沉的目光把学生逐一扫过，嘴里念念有词，说他们吃的是香蕉和美味糖米糕，喝的是浓浓的牛奶。学生被催眠之后，一个个津津有味地把给他们的食物吃个精光。只有一个新来的男孩一时还没有被这种集体催眠搞昏，开口问道：“哪儿有什么香蕉哇？哪儿有糖米糕？”

训导一个箭步跳过去揪住他的耳朵。小男孩哇哇大哭起来。刹那间所有的孩子都惊得呆若木鸡，在这所学校里，笑和哭都是不允许的。

阿里埃尔心中一动，但他马上就不多想了。他已经养成了小心翼翼的习惯，哪怕就是随便想想，也得深藏不露。他甚至在被催眠的状态下也能不吐一字！阿里埃尔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就连狡猾的校长勃哈拉瓦都捉摸不透。

在这之后就该上课了：一节宗教史、一节通灵学、一节神智学，接着是有“香蕉”的午饭，然后又是上课：英语、印度斯坦语、孟加拉语、马拉提语、梵语……最后是非薄的晚餐。“你们吃得够饱的了！”训导的催眠结束了最后一餐。

晚饭后要让新学生“修练”。阿里埃尔已经在丹达拉特这座炼狱里走过一遭，经历种种可怕磨炼。但他还得在新同学上“实践课”时参加。有些学生在修练结束时就胡言乱语起来，有些则严重精神错乱。其中有不少在发狂之后，阿里埃尔再也没见过他们：有的是死了，有的是彻底疯了。而他自己因为身心十分顽强，经受住一切考验，保住了头脑的健全。

等他沉思到夜空出现了第一批闪烁不定的星星时，房门被推开了。恰拉卡老师走了进来，他手里拽着一个皮肤黝黑、面色恐惧的男孩。“这是新来的。他叫沙拉德，今天由你领着他去。你對自己满意么？”

“是的，父亲。”阿里埃尔答道。“没什么要忏悔的嘛？”恰拉卡怀疑地问道：“没有想过从前的事吗？”

“没有。”阿里埃尔斩钉截铁地答道。

在这所学校里，绝对禁止学生回想入校前的生活、回忆童年和双亲，严禁他们提出任何涉及到他们的过去和未来的问题。没有一个学生知道将来什么在等待着他们，也不知道这么训练他们将来要干什么，绝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谁要是记性太好，那么催眠术会帮他们忘却。

恰拉卡又一次用探询的目光凝视过阿里埃尔的眼睛之后，这才出去。沙拉德依然姿势始终不变地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宛如一尊小小的青铜佛。

阿里埃尔侧耳细听，等老师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之后，这才微微一笑，这是他整整一天之中头一次露出笑模样。

丹达拉特的学生只有两条路：一是完全丧失意志力，一是神经系统彻底崩溃。只有极少数体魄理智都是最为坚强的人，才有另一条路可走——装疯卖傻。阿里埃尔就属于后一种人。他甚至能够装出离魂状态来抵御催眠术的作用。不过像他这样更危险，哪怕出上一星半点的差错，骗局就会被拆穿。而这里的教师是可以随意处置学生的心灵和肉体的。

阿里埃尔急忙轻手轻脚地走到沙拉德跟前，悄声说道：“马上就要吓唬你啦，其实你无论是看见什么，都用不着害怕。那全是假的……”男孩又惊又疑地看了阿里埃尔一眼。学校里还从来没有任何人跟他这么友好地讲过话呢。“最要紧的是别哭也别叫，要是你不想挨揍的话！”

沙拉德停止了哭泣。阿里埃尔把油灯点着。窗口吹进来的风把火苗吹得直摇晃，墙上的影子跳起舞来。屋子的四角仍

然是一团漆黑。

突然，在男孩对面的角落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沙拉德仔细一看，吓得浑身冰凉。从一条裂缝里爬出来一条粗大的眼镜蛇！紧跟在第一条眼镜蛇的后边，又爬进来一条黑褐色的，再往后是一条纯黑色的，然后是条灰色的，蛇接连不断爬出来，团团围住男孩。

“坐着，别动，别出声！”阿里埃尔不动声色地小声说道，他自己也宛如一尊石像般纹丝不动了。

蛇爬得非常近了。它们高高扬起前半截身子，直勾勾盯着男孩的眼睛，准备朝他扑过去。这时，阿里埃尔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吹出一首单调的小曲。蛇都不动了，凝神听了听，然后耷拉下脑袋，慢慢腾腾地爬回墙角，消失在窟窿里。

沙拉德坐着一动不动。“好样的！”阿里埃尔低声赞道。然而他夸错了；男孩之所以没喊没动，是因为已经吓瘫了。

一阵风刮来，天上的星星被乌云遮住了。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紧跟着就哗哗地下开了热带的暴雨。空气顿时变得清爽多了。男孩从木木呆呆的状态中回过神来，轻松地出了口气。不过，他面临的考验还没完。

把房间隔开的草席墙突然升起来，于是沙拉德看见一间灯光亮得耀眼的房间。房间正中蹲着一头巨大的老虎。这个花纹斑斓的大家伙眯缝着眼睛，死死盯住沙拉德，发出短促低沉的咆哮，接着把前爪搭在地上，身子一弓，就要扑过来。沙拉德抱住脑袋，发出一声失魂落魄的狂叫，闭上了眼睛。

“你干吗要喊？”他听到了阿里埃尔的声音。“教师会为你这一嗓子罚你的！走吧！”阿里埃尔抓住沙拉德的手，几乎是把他拎起来。直到这时沙拉德才敢睁开眼睛。只见那堵草席墙

还在原处。房间里半昏半暗。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传来了远去的沉闷雷声。沙拉德脚下发飘，东倒西歪地跟在阿里埃尔身后，脑海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昏暗走廊，走进一扇窄门。阿里埃尔让沙拉德走到自己前面，高声说道：“往前走！这儿是台阶，别摔下去。”接着又悄悄加了一句：“小心点儿！无论你碰上什么事，也用不着害怕。吓唬吓唬你，是为了使你学会无所畏惧。”阿里埃尔回想起他自己头一次经受这些考验的情景。那时他是一个人走的。既没有人提醒他，也没有人鼓励他。

沙拉德沿着半坍塌的台阶一级一级地走下去，浑身吓得抖个不停。他的眼前是一个黑黝黝地窖。一股潮湿味儿扑面而来。“走吧，走吧！”阿里埃尔轻轻推了他一下。

沙拉德迈步朝黑暗的深处走过去。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压低了的呻吟声、狂野的嚎叫和疯狂的笑声。接着就是令人发慌的寂静。蓦地，响起一声炸雷般的声音，震得地面直发抖。脚底的地面陷了下去，他掉进一个无底深渊，摔到一个软绵绵、湿漉漉的东西上。上面一个沉重的大圆盖子朝他压下来，把他扣在地上。

“别出声！”他又听到阿里埃尔的低语。

刹那间，盖子又升起来，四周依旧漆黑一团。突然，黑暗中现出一团明亮的云雾，像个巨大的白胡子老头。只见他从闪闪发光的雾一样的衣服下伸出一条骨瘦如柴的手臂。响起了哑哑低沉的声音：“你要想活命，就赶紧站起来，头也别回地一直往前走！”沙拉德听从了他的话。他小声哭着站起身来，磕磕绊绊地沿着走廊走去。地窖的墙壁上开始变亮，发出了略微有些发红的暗淡光亮。感觉暖和起来，随后马上就酷热难熬。周围

的墙壁越来越红，合拢起来。火焰从墙缝里窜出来，火舌越来越旺，越来越近。只要稍微再近一点，就会烧着沙拉德的头发和衣服。沙拉德喘息着，知觉模糊起来。有人一把扶住他，他听到的最后一句，是阿里埃尔的喃喃低语：“可怜的沙拉德！……”

沙拉德的神经被刺激得非常严重，不得不把他送进学校的医院。他的身不由己的“带路人”阿里埃尔，也回到自己的房里。

阿里埃尔洗脸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锣声响了。这一天，阿里埃尔没有穿平时穿的粗布衬衣，换上了一件亚麻布的衣服。学校正在恭候贵宾光临。

很快，形形色色的客人们在校的礼堂里露面了。最后，一个穿着一身印度服装的白人登上了舞台，他是学校的校长勃哈拉瓦。他热烈欢迎来宾，恭请他们“赏光看一看丹达拉特在培养神的仆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舞台。他们在催眠术的作用下，能够以非凡的精确来复述在场的随便某个人说过的话。据教师讲，当有人竭力思考时，有些学生能看见他们的脑袋里所发出的辐射，也就是说，他们能“看得见”大脑的工作情况。所有这一切当场就都“被实验所证实”，使来宾们赞叹不已。

几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也做了表演，他们体内发射的强大电流能点亮灯泡，喷出大大的火星，在身体四周形成光轮。紧接着的是另一类特异功能表演：表演者只需听上对方说上两句话，再看看他的面相、动作和特征，就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该人生活中最近发生的事件。

阿里埃尔一边看着这些演出，一边思忖：“他们把学生经受的那些考验也让大伙看看，岂不是更好！”大厅里响起一阵喧闹声，使阿里埃尔不再胡思乱想。表演结束了。

观众中的布朗洛先生站起身来走进舞台背后的一扇门，他熟门熟路地来到一间舒适的办公室，室内的陈设全是欧洲式的，布朗洛先生在校长的办公室桌后坐下来。

跟在他身后进来的校长听见贵宾说道：“皮尔斯先生，请坐。谈谈这儿的情况吧！”在学校里人们都只知道他的化名勃哈拉瓦的皮尔斯先生心中暗道：“学校的情况你自己比我还清楚。”

皮尔斯先生和布朗洛先生两个都是英国人，两人都干同一行。他们所从事的宗教事业目前却出现了不祥的裂痕，开始对民众失去吸引力。所以得寻求某种支撑，必须稳住对神的信仰。印度这个国家不能不利用，在欧美人的心目中，它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晕，通灵术士、瑜伽和法师比比皆是。更何况宗教在印度本土对巩固英国人的统治还大有用处。

丹达拉特之所以是秘密学校，不仅是因为校规独特、教育方法非同一般，而且还有更微妙的原因。送到这所学校里来的学生，都是父母、亲戚或监护人由于种种原因想暂时或永久摆脱的孩子。其中也有一些是丹达拉特拐骗来的。

学校里只开两类课程：宗教史和外国语。学生们将来要被派往哪个国家，他就必须掌握那个国家的语言。催眠术在整个的教育体系中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它的作用下，一些领会能力极强的学生就掌握了“读心术”：看出别人所察觉不到的教师嘴唇的细小动作、眼神的微弱变化，听到勉强能听出来的声音，从而作出各式各样的“奇迹”。至于光晕罩身和“圣徒”身体

溢香之类把戏，也都是设计得异常巧妙，做得天衣无缝。在这所学校的教师和“科学顾问”之中，不乏大有学问的天才。：

皮尔斯先生进行着汇报。布朗洛频频点头表示赞赏。“毕业分配的事进行得怎么样？”布朗洛先生问。皮尔斯说出了几个学生的名字，介绍了他们的专长和他们要去的地方的情况。“只是我还决定不下来，该叫阿里埃尔干什么。”皮尔斯说。“就是那个很难教育的孩子吗？”布朗洛问：“他的真名叫什么？”

“阿弗雷里·高尔顿。”

“对了，海德有些有趣的新发明。您去跟他谈谈阿里埃尔的事。也许会对路。”

2. 奇迹和它的创造者

海德是一位伟大的，但又不为世界所承认的科学家，他在丹达拉特找到了栖身之处。这地方对他挺合适。他在科学界的对头们早就说过，海德的位置是在疯人院。而丹达拉特同疯人院的唯一区别就在于疯人院是替疯子治病，丹达拉特则是把健康人搞成疯子。在学校的教师和“科学顾问”当中，有一些人的心理不正常，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们又是些出类拔粹的人物。海德便是其中之一。

海德在印度生活了几年，发了福，人也变得懒了，他经常就穿着一条白短裤，一连几个钟头地偎在草席上，一边抽烟，一边思索。此刻，在他腿旁边的一张低矮的藤椅上，坐着他的同事福克斯，这也是一位不被承认的科学家。

海德和福克斯对校方给他们提出来的课题已经研究一年多了：制造一个能不借助任何机器而飞起来的人。只要能保住这种方法的秘密，神智学者和通灵术士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强大的新武器来大肆宣传。用飞人可以造成不少神奇动人的场面，足以把正经科学赶进死胡同。这样的课题对海德和福克斯这种科学家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既是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又是富于幻想的真正天才。而丹达拉特恰好给他们提供了实现异想天开的点于所必需的物质材料。他们曾经为丹达拉特发明过许多“奇迹”，其实无非是些构思奇巧的魔术罢了。而制造飞人则要复杂得多。

海德和福克斯采取了不同的途径。福克斯是个工程师，物理学家，而海德是个生物物理学家。福克斯属于那种干起来孜孜不倦，但又缺乏自信的科学家，所以经常来找海德商量。只要海德表示出一点儿怀疑或是嘲讽，他就会放弃自己的想法，另想新招儿。海德则恰恰相反，他对自己信心十足，干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没把自己制造飞人的设想告诉福克斯，只是露了点儿口风：“这个问题得以物理学、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为基础来解决。”

这一次谈话是福克斯开始的：“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望成功的设想。制造飞人的难题应该从苍蝇的飞行问题中去寻找答案。”

海德嘲笑了他一番。福克斯感到很委屈，就开始解释，想证明自己的想法并不像可敬的海德认为的那样荒唐可笑。他喋喋不休地讲了科学家对苍蝇的飞行所进行的观察，说这种飞行貌似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他提到“苍蝇的胸部有几块特别的肌肉，既可以‘纵向’起作用，也可以‘非纵向’起作用”。苍蝇一飞起来，翅膀就呈“8”字形。由于这一特点，苍蝇可以只耗用相对来说较小的力量，利用面积不大的翅膀，使相对较重的身体升空。如果能够造出一种类似的机器的话，人就可以安装上面积不大的翅膀，也用不着什么马达，完全可以凭借自己肌肉的力量飞起来。

“您什么也没弄懂。”海德截住他的话头。“您对任务的实质根本就没有理解。您在设计什么？是一种新的飞行器。机器可以成批生产，就能造出成百上千个苍蝇人来。这样的方案不该提交丹达拉特，而应该提交军事当局。会飞的士兵，这当然不坏啦。不过，我亲爱的同事，我们要做的完全是另外一码

事呀！我们要制造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飞人，他用不着借助什么机器，而是——使劲，就能飞起来啦。”

福克斯沉默了片刻，又说道：“不过，您说的我认为根本就行不通。这使我想起江湖术士关于‘飞天’的胡编乱造来了。我们是科学家，总不至于相信这些神话吧。”

“咱们还是让那些江湖术士一边儿呆着去吧。威廉！”海德叫了一声，隔壁房里走出一个年轻人，一脸的倦容。“给福克斯先生演示一下第一号实验。”威廉出去了，又端着一个托盘进来，托盘上有一个小匣子。

“请用钥匙把匣子打开，福克斯先生。”福克斯莫名其妙地转动了一下钥匙。还没等他去掀，匣盖自己就弹开了，突然飞出一团拳头大小，有许多细孔的黑糊糊的东西，这东西笔直地升了上去，在天花板上轻轻地撞了一下，就好像粘在上面不动了。

福克斯茫然地仰起头，一声不吭地看着那团黑乎乎的海绵似的东西。威廉搬来一张梯子，用手抓住海绵，下了梯子。

“您拿好，福克斯先生，不过得拿紧点儿，别让它跑了。”

福克斯没觉出这团海绵一样的东西的分量。恰恰相反，手里这团海绵一样的东西还使人有一种轻轻地从下往上飘的感觉。威廉从福克斯手中拿过海绵，锁进匣子，出去了。

“我这个第一号实验涉及到您的领域啦，福克斯。”海德说。“薄膜物理学。这个多孔物体是由极小极小的隔膜构成的，隔膜的空隙都充满了氢气。这是第一块会飞的金属。超轻的，没有重量的，因而也是会飞的金属！”

“您就把这个叫‘飞天’？”福克斯讥笑地问道。“那么，连小孩玩的气球都是‘飞天’了！”